

全民国防教育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逻辑、 内容体系及实现路径

顾 辉 汪 璇

摘要: 构建全民国防教育自主知识体系是回应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建设的时代命题、破解国防教育“有实践、缺理论”现实困境的迫切需要。我国拥有国防教育的优秀传统,但是国防教育理论建设薄弱,构建自主知识体系肩负着鲜明的时代使命,是国防教育发展中历史逻辑、理论逻辑与实践逻辑相统一的必然要求。中国特色全民国防教育理论构建要以“国防素养生成”为核心主线,形成价值目标层与实践运行层的层级理论框架,包含国防教育全主体论、“四位一体”国防精神论、国防素养构成论、一体贯通发展论、国防教育主体协同理论、平战结合国防教育论、国防文化传承创新理论、数字化国防教育理论等八个中层理论。要实现国防教育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仍然需要从学科建设、人才培养、平台搭建、成果转化等维度协同推进。

关键词: 全民国防教育; 自主知识体系; 国防素养; 中层理论

DOI: 10.19836/j.cnki.37-1100/c.2026.05.015

中国拥有国防教育的优良传统。中国传统社会就注重将国防意识融入文化血脉和社会教化之中,提出了“安不忘危,治不忘乱”等思想^①。近代以来,孙中山最早提出了国防教育的理念,倡导通过国防教育来强化国民的民族意识^②。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国防教育工作。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就深刻阐明了国防教育对抗战的重要作用。1938年的《中共扩大的六中全会政治决议案》明确提出“实行国防教育政策,使教育为民族战争服务”^③。新中国成立初期,党中央将国防教育工作与巩固新生政权、备战备荒结合起来,并开启了学校国防教育正规化的道路。改革开放后,党中央把国防教育作为一项战略任务来部署和推动,全民国防教育事业取得了长足发展。在制度建设上,2001年颁布实施、2018年和2024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教育法》为国防教育提供了重要的法律保障,2022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联合出台了《关于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全民国防教育工作的意见》,进一步明确了新时代国防教育的目标和任务。从实践层面上看,目前全国已经建立起了覆盖大中小学的国防教育课程体系,每年超过2000万名学生接受军事训练,国防教育示范学校、少年军校、红军小学等实践载体不断涌现,国防教育工作呈现出覆盖广泛、载体多元、持续推进的良好局面。但是,与制度建设的不断完善以及实践探索的蓬勃展开相比,国防教育的理论建设却明显滞后。由于缺乏系统化的理论支撑,国防教育实践过程中仍存在着内容零散化、方法表层化、评估模式化等突出问题。一些国防教育活动停留在“活动式、表演式教育”的层面,难以实现从经验积累到理论建构的升华。国防教育的研究者从不同方面揭示了这些困境的多重表现,包括内容体系不全面、师资力量不足、课程设置不完善、社会参与渠道

基金项目: 江苏省高等教育教改研究课题“多学科交叉融合的国防教育专业建设探索与实践”(2025JGZD118)。

作者简介: 顾辉,南京理工大学国防教育与国防动员研究院教授(南京 210094; guhui2039@163.com);汪璇,南京理工大学紫金学院马克思主义理论教研部副教授(南京 210023; 37636060@qq.com)。

① 郭彧译注:《周易》,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第389页。

② 《孙中山全集》第六卷,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33页。

③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扩大的六中全会政治决议案(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六日)》,《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5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755页。

有限、技术赋能不充分等等^①。这些问题的背后,折射出当前国防教育理论与实践的深刻矛盾,即国防教育虽然在实践层面逐渐积累了丰富经验,却始终未能形成足以支撑其高质量发展的理论基础。

这种“有实践、缺理论”的矛盾迫使我们不得不正视限制国防教育发展的根本性问题,即国防教育遵循什么样的内在规律?如何在丰富多彩的教育实践中提炼具有解释力和指导力的理论框架?对这些问题的回答最终要回到国防教育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这一命题。为了尝试回应这些问题,本文以实践问题为研究取向,将“国防素养的生成”作为核心主线,在整合多学科理论资源的基础上,构建一个由价值目标层与实践运行层构成,包含八个中层理论的国防教育理论框架。

一、国防教育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现实起点与时代要求

(一)国防教育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现实起点

国内国防教育理论研究历程呈现出一个突出的现象,即呼吁者众,深耕者寡。一些学者虽然已经搭建了初步理论框架,但是未成体系。国家国防教育办公室组织编写的《国防教育学》较早提出国防教育学的理论体系应由基础理论、应用理论、史学理论和发展理论四部分构成,但这一框架仅停留于目录层面的划分,并未阐述各理论的具体内涵^②。此后陆续出版的国防教育学论著,虽在基本概念、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学科性质和基本规律等方面有所推进,初步总结了国防教育的发展规律,但就理论体系本身的建构而言,论述仍显零散^③。这些著述更多承担着学科教材的功能,旨在为国防教育的教学实践提供知识框架,而非对国防教育现象进行深层的学理阐释。

学者关于国防教育学科理论体系的分类,大体沿袭了教育学的基础理论与应用理论二分法。其中,基础理论涉及国防教育的本质特征、对象领域、特点规律、方针原则等,应用理论则涵盖对象分类、任务要求、内容方法、机制体制等^④。这一分类本身并无不妥,问题在于,其所列举的“理论”更多是学科建设规范的罗列,而非对国防教育内在规律的提炼与总结。也就是说,现有研究虽然告诉了我们国防教育“应该有什么”,但未能回答国防教育“到底是什么”和“究竟如何运行”。

近年来,部分学者开始尝试更具建构意识的探索。顾辉、汪璇在探讨国防教育学理论构建的原则和逻辑基础上,提出了全民国防意识形成理论、国防素养培养理论等七个基本理论,试图为国防教育学提供更为系统的理论支撑^⑤。这一努力值得肯定,但七个理论之间的逻辑关系尚未得到充分阐释,理论体系的内部结构和层次划分仍然模糊,有待持续推进和深化研究。

总体而言,当前的国防教育学理论研究呈现出明显的碎片化与表层化特征。研究成果分散于不同议题,彼此之间缺乏有机联系,难以形成学术积累和理论对话。同时,研究也多停留在经验描述和政策解读层面,未能深入概念的提炼、命题建构以及规律揭示等学理深度。上述学术史的困境,究其原因还是在于国防教育研究尚未形成具有解释力和指导力的核心理论框架,这恰恰是构建中国特色全民国防教育理论体系的现实起点,也是构建自主知识体系的首要任务。

(二)国防教育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时代要求

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提出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重大任务。2022年,他进一步强调,“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归根结底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

① 程晓东:《构建全民国防教育战略管理体系问题研究》,《中国军事科学》2024年第6期;范双利:《国防教育理论建设现状分析与学科化探索》,《国防》2019年第1期。

② 王朝田主编:《国防教育学》,北京:国防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11—12页。

③ 李科:《国防教育学基本理论问题研究》,西安: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114页。

④ 陈满先主编:《国防教育学》,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5—10页。

⑤ 顾辉、汪璇:《新时代中国特色国防教育学理论体系构建及学科发展路径》,《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5年第4期。

系”^①。这一重要论述将“自主性”确立为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核心命题,为国防教育学的理论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纵观相关学科探索建设的历程,思想政治教育经过40多年的积淀,已形成较为完整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其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逻辑始终围绕“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这一根本问题展开理论创新^②。国家安全学从2020年正式列入一级学科目录以来,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统领,迅速构建起涵盖国家安全思想与理论、国家安全战略、国家安全治理等领域的学科框架^③。反观国防教育,作为建设巩固国防和强大人民军队的基础性领域,其理论体系建设明显滞后于实践发展,学科建设普遍缺位,严重制约了国防教育事业的高质量发展。

构建国防教育自主知识体系,是国防教育学科化发展的内在逻辑,也是解决实践困境的根本出路。从知识生产的视角来看,学科建设是知识系统化、专业化的制度保障^④。没有独立的学科建制,国防教育研究便难以形成稳定的学术共同体,难以建立规范的学术标准,难以实现知识的有序积累与持续创新。当前,国防教育的研究力量分散于军事学、教育学、马克思主义理论、政治学等不同学科,研究成果不成体系,且彼此割裂、难以整合,这正是学科缺位导致的后果。从人才培养的视角来看,师资队伍是制约国防教育发展的重要瓶颈。有关调查显示,中小学普遍缺乏专职国防教育教师,高校国防教育师资背景单一,社会国防教育力量良莠不齐^⑤。如果不能依托学科建设建立相对完整的人才培养体系,师资困局便难以从根本上得到突破。从学科发展的规律来看,理论体系的建构是学科成熟的重要标志。一门学科是否成熟,不仅需要明确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更需要形成独特的概念框架、范畴体系和核心命题^⑥。国防教育虽然在实践层面积累了丰富经验,但在理论层面尚未形成独立的知识体系,这是制约其学科化发展的根本障碍。

综上所述,国防教育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既是对时代要求的学理化回应,也是对实践困境的体系化破解。它要求我们走出“活动式教育”的经验窠臼,以“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为根本遵循,将全民国防的生动实践提炼为具有解释力的理论命题,将分散的研究成果整合为系统的知识体系和理论框架,实现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范式跃升。

二、全民国防教育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逻辑

全民国防教育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是对其客观规律的系统揭示与科学表达。这一知识体系内在遵循着理论逻辑、历史逻辑与实践逻辑相统一的建构理路,共同构成理论体系的根基与依据。

(一)理论逻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创新发展

建构国防教育知识体系必须以科学的理论逻辑为指导。理论逻辑的核心在于贯彻“第一个结合”,即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方法论。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就是要求理论体系必须立足中国国情,深刻反映中国国防教育的现实需要与发展规律。

中国共产党在领导革命、建设、改革的实践过程中,不断将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与中国实际结合,形成了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成果。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在领导革命、建设、改革的伟

① 《习近平在中国人民大学考察时强调 坚持党的领导传承红色基因扎根中国大地 走出一条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新路》,《人民日报》2022年4月26日,第1版。

② 张耀灿、骆郁廷、刘建军等:《建构思想政治教育学科自主知识体系(笔谈)》,《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5年第4期。

③ 刘跃进:《国家安全学理论中概念及其定义的几个问题》,《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23年第4期。

④ 华勒斯坦:《开放社会科学:重建社会科学报告书》,刘锋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第31—32页。

⑤ 朱旺力、虞洲俊:《智能时代中小学国防教育的实施困境及创新路径研究》,《人民教育》2025年第20期。

⑥ 田心铭:《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科学内涵与相互关系》,《光明日报》2020年5月15日,第11版。

大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国防教育经验,毛泽东提出的“兵民是胜利之本”的人民战争思想^①,更是将全民族的社会动员提升到战略高度。邓小平新时期军队建设思想、江泽民和胡锦涛国防和军队建设思想,分别回答了不同历史时期军队建设的重大问题。进入新时代,习近平强军思想作为新时代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成果,深刻回答了“新时代建设什么样的强大人民军队、怎样建设强大人民军队”的时代课题。这些理论成果,为国防教育理论体系的建构提供了思想资源和根本遵循。

(二)历史逻辑:中华国防文化的深厚积淀

国防教育要形成具有生命力的知识体系,必须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沃土之中,自觉践行“第二个结合”的方法论要求。中华民族在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国防文化传统,为国防教育理论建构提供了深厚的文化根基。

先秦时期是中华国防文化的奠基阶段。《周易》提出“安不忘危”,《左传》强调“居安思危”,奠定了中华民族忧患意识的元典基础。《孙子兵法》提出“不战而屈人之兵”,将战略智慧与慎战理念融为一体,“止戈为武”的和平追求亦发端于此。这些思想共同构成了中华国防文化的精神底色。秦汉至唐宋时期,国防文化在抵御外侮的实践中不断丰富。“匈奴未灭,何以家为”的豪迈气概,“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的边塞精神,“精忠报国”的忠勇情怀,将个人命运与国家安危紧密相连,国防意识从精英思想层面向社会文化层面深度渗透。晚清至近代,面对西方列强的入侵,中国面临“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从魏源“师夷长技以制夷”的觉醒,到洋务派“自强求富”的实践,再到孙中山第一次将“国防教育”纳入国家规划,救亡图存成为时代主题,国防教育从自发的文化传统转向自觉的制度建构。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根据不同历史时期的形势任务不断丰富和发展了国防教育的理论与实践。

中华国防文化从先秦忧患意识到当代全民国防,构成了一条清晰的精神谱系。这些思想资源既是历史积淀的表达,也是国防教育理论建构的文化根基,为今天构建自主知识体系提供了深厚的文化支撑。

(三)实践逻辑:国防教育经验的规律提炼

实践是理论的来源和检验标准,国防教育知识体系必须从鲜活的国防教育实践中总结经验、提炼规律。本文构建的国防教育中层理论,正是源于实践的规律总结,有别于从概念出发的理论演绎。就实施主体与受众对象而言,政府、军队、学校、社会、家庭构成的“五位一体”格局,应置于“国防教育主体协同理论”的实践土壤之中;以领导干部、青少年学生、民兵预备役人员为重点,覆盖全体公民的教育对象分布,则为“国防教育全主体论”提供了坚实的现实根基。从内容维度来看,国防教育涵盖理论、知识、技能、科技、法律、心理等多个模块,内容设计遵循了系统性、针对性、时代性、实践性的规律,这些规律正是“国防素养构成论”得以生成的实践来源。从过程实践来看,国防教育依托课堂教学、军事训练、实践活动、主题教育、媒体传播等多种方式进行,其背后蕴含的平战转换、循序渐进、协同育人等客观规律,为“平战结合国防教育理论”和“一体贯通发展论”提供了实践依据。从创新维度看,数字技术正在深刻改变国防教育的形态与模式,这为“数字化国防教育理论”的提出奠定了实践基础。

三、全民国防教育自主知识体系构建思路

(一)理论框架构建的逻辑思路

教育学的理论建构,始终存在着“学科取向”与“问题取向”两种不同的路径选择。前者主张从元理论出发,沿着逻辑起点推演出由概念、范畴及其逻辑关系构成的严密体系;后者则强调以实践中的现实问题为出发点,着力探讨具体教育情境中的矛盾、困境与改进策略^②。沿此进路审视国防教育学的理论构建,国防教育学作为研究国防教育现象、揭示国防教育规律、指导国防教育实践的一门学科,

①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509页。

② 孙振东、李仲宇:《论教育问题研究与教育学体系构建的统一》,《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报》2015年第4期。

其独特的研究对象决定了它关注的是“国防”这一特定场域中的教育活动。作为教育学原理在国防领域的延伸,国防教育学的理论体系理应包含国防教育的本质、功能、目的等基础理论,内容、课程设计、教学方法等应用理论,以及领导体制、法规政策、评估机制等管理理论所构成的逻辑链条。

基于上述判断,本文以国防教育中的实践问题为研究取向,将“国防素养生成”作为贯穿始终的核心主线,致力于贯通理论与实践的两条路径。因此,理论框架(见图1)包含两个相互关联的层面:第一层面即价值目标层,是整个理论体系的价值坐标和精神内核;第二层面即应用理论层,则是在这一价值指引下构建操作化的教育过程。两者共同构成了理论体系的“灵魂与骨架”。价值目标层回答了国防教育“为谁培养”“为何培养”的根本问题,应用理论层回答了国防教育“教什么”“何时教”“谁来教”“怎么教”等过程性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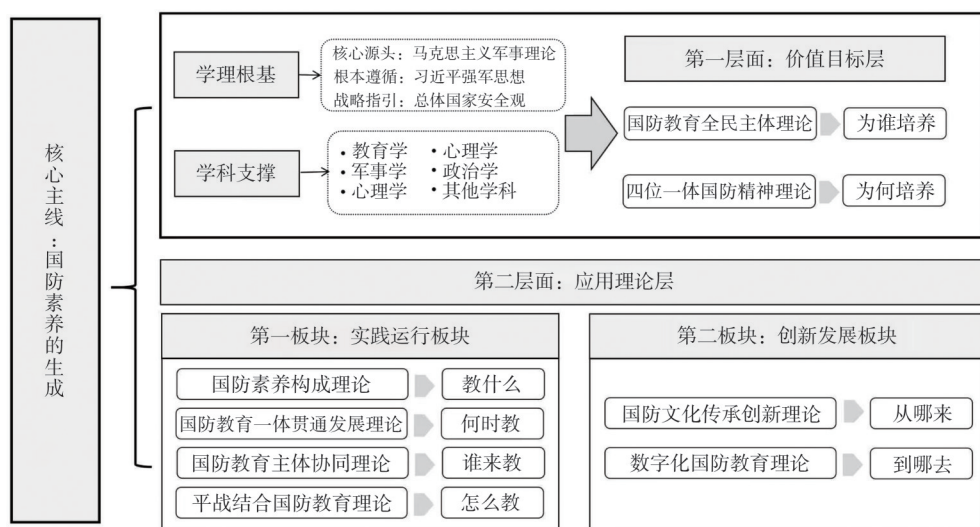


图1 国防教育理论框架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在价值目标层的理论构建中,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构成理论的核心源头,习近平强军思想确立了根本遵循,总体国家安全观则明确了战略指引,教育学、军事学、社会学、心理学等学科理论提供了分析工具与知识资源。这一层面包含两个国防教育的中层理论:阐明国防教育人民性本质的“国防教育全主体论”以及揭示国防教育所追求的培育爱国情感、忧患意识、崇军尚武精神和强国强军担当的“四位一体国防精神论”。

应用理论层是国防教育理论的主体,该层面包含两大板块:第一板块是实践运行板块,直接服务于一线教育实践,包含四个理论,即揭示国防教育内容结构的“国防素养构成理论”、揭示国防教育阶段性规律的“一体贯通发展理论”、揭示多元主体协作的“国防教育主体协同理论”以及揭示国防教育实施路径的“平战结合教育理论”。第二板块是创新发展板块,它赋予了理论体系历史厚度与时代高度,包括“国防文化传承创新理论”和“数字化国防教育理论”。

整个国防教育理论体系围绕“国防素养生成”这个核心目标,价值目标层的理论规定了素养生成的方向与灵魂,实践运行层的理论则揭示了素养生成的机制与路径,创新发展层的理论探索了素养生成的演进与跃迁。

(二)国防教育理论的学理基础

上述理论的逻辑关系表明,以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及其中国化为指导的理论牵引,学科的多元理论来源是国防教育理论体系的学理支撑,这些理论在价值立场、核心内容与方法工具三个层面共同为国防教育的理论体系构建和内容创新奠定学理基础。

首先,在价值立场层面,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与习近平强军思想为国防教育提供了思想源头和根本遵

循。马克思主义战争观揭示了战争的本质,为国防教育确立了区分正义战争与非正义战争的认识论基础。同时,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所蕴含的“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的基本原理,经由毛泽东创造性发展形成了人民战争的思想,为国防教育的全民性特征提供了直接理论渊源。习近平强军思想作为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成果,强调“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阐明了国防与发展的辩证关系。其中以“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时代革命军人标准,为培育时代新人的国防素养提供了参照目标;而以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的强军布局,则构成了国防教育的基本知识框架。

其次,就国防教育的核心内容而言,总体国家安全观为国防教育学提供了核心内容框架。总体国家安全观将国家安全从传统军事安全领域拓展到了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科技、网络、生态等诸多领域,构建了以人民安全为宗旨、以政治安全为根本的国家安全体系^①,为国防教育内容从狭义的军事教育向“大安全”教育转型提供了框架依托。政治学的国家利益理论、地缘政治理论,为国防形势教育提供了分析框架;社会学的社会化、社会动员等理论为理解国防意识形成和社会参与机制提供了解释工具;传播学的议程设置、框架理论等为优化国防教育传播策略提供了方法指导;管理学的目标管理、利益相关者理论,为构建多元主体协同的教育治理体系提供了组织机制。

最后,在国防教育的方法工具上,多学科理论也为国防教育学的实践展开提供了方法论支撑。教育学基本原理为国防教育的科学化、规范化提供了学科方法,如教育目的论确立了国防教育服务于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这一根本目标,泰勒的课程开发的目标、内容、方法、评价四要素理论为国防教育课程建设提供了基本框架,布鲁纳的“螺旋式课程”理论则为大中小学国防教育一体化设计提供了重要启示^②。军事学中的战略思维框架、战术模拟推演和军事心理学方法,为国防教育的军事训练注入了实践内容和训练模式。思想政治教育学的“内化外化统一”规律^③、“三贴近”原则^④,为国防教育的实施提供了直接借鉴。管理学的绩效评估模型以及战略管理框架等理论,为国防教育体系的精细化评估和管理提供了操作化的方法路径。信息科学与教育技术理论中的人工智能教育、虚拟现实、知识图谱等,则为国防教育的数字化转型开辟了新的空间。这些理论资源相互渗透、彼此支撑,共同构成国防教育理论创新的学科底色。

(三)全民国防教育知识体系的中层理论

基于上述理论体系建构逻辑及其学理支撑,本文尝试提出一个由八个中层理论构成的全民国防教育学理论框架,对应回答国防教育中八个根本性问题,构成了一个多层次、逻辑贯通的有机整体。

1. 国防教育全主体理论。国防教育全主体论旨在回答国防教育是“谁之教育”的根本问题,“主体”在此指全体人民,他们既是国防建设的主人翁,也是国防教育的接受者。其核心命题为:我们的国防是全民的国防,人民群众是国防建设的主体力量,国家安全教育应当面向全体公民、依靠全体公民、服务全体公民。这一理论的思想根源可追溯到马克思主义的群众史观与毛泽东的人民战争思想,习近平总书记继承并发展了这一思想,明确提出“我们的国防是全民的国防”^⑤,将国防的人民性提升到新的理论高度。《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教育法》从法律层面确认了这一原则,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都有接受国防教育的权利和义务”。

国防教育全主体论的内容包括三个紧密联系的方面。首先是国防的全民性。《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保卫祖国、抵抗侵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每一个公民的神圣职责”,这从根本法的高度确立了国防的全民性质。在现代战争条件下,信息化战争、混合战争、认知域作战等新形态,使得战争与和

① 刘跃进:《系统思维下的大安全格局与理念》,《人民论坛》2021年第8期。

② 布鲁纳:《教育过程》,邵瑞珍译,北京:文化教育出版社,1982年,第37—39页。

③ 杨芷英:《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认知规律探究》,《思想政治工作研究》2022年第6期。

④ 孔祥慧、李新仓:《新时代青年大学生理想信念教育常态化机制研究》,《思想教育研究》2020年第9期。

⑤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七次集体学习时强调 准确把握世界军事发展新趋势 与时俱进大力推进军事创新》,《人民日报》2014年8月31日,第1版。

平的界限日益模糊,前方与后方的区分逐渐淡化,国家安全已经渗透到经济、科技、文化、社会等各个领域。因此,每一个公民都可能成为国家安全的参与者和维护者,国防早已超越军人的专属职责,已然成为全体公民的共同责任。其次是教育对象的全覆盖性。任何年龄、性别、职业、地域的公民都是国防教育的对象。但是,全覆盖又不等于无差别,不同群体的教育目标、内容、方法应有所区别,如领导干部侧重战略思维与决策能力,青少年学生侧重国防意识与基本技能,而企事业单位人员则侧重国防义务与动员知识,从而实现普遍性要求与差异化施教的有机统一。最后是教育中的主体间性。公民不仅是被教育的对象,更是教育的参与主体。公民通过民主渠道参与国防教育政策制定,又通过多种形式参与教育活动实施,其满意度和获得感成为衡量教育成效的重要标准。这种主体间性要求国防教育必须从单向灌输转向双向互动,从被动接受转向主动参与,充分尊重和发挥公民的主体性。

基于上述内容,国防教育全主体论要求将国防教育纳入国民教育体系和社会教育体系,确保每一个公民都享有接受国防教育的机会,同时要根据不同群体特点设计差异化教育方案,实现全民覆盖与分类施教相结合、双向互动与权利义务相统一。

2. “四位一体”国防精神理论。“四位一体”国防精神论旨在回答国防教育“为何教育”的价值目标问题,它指出国防教育的根本使命在于系统培育全体公民爱国情感、忧患意识、崇军尚武精神和强国强军担当这四重精神品格。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思想政治工作,将其视为革命和建设事业的“生命线”。毛泽东深刻指出,“没有正确的政治观点,就等于没有灵魂”^①,指明了思想政治工作的本质在于灵魂塑造与精神铸就。新时代国防教育继承并发展了这一传统,明确要增强全民爱党爱国的深厚情感、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崇军尚武的思想观念、强国强军的责任担当,为“四位一体”国防精神论提供了根本价值遵循。

这一理论的内涵包含了四个维度。其一,培育深厚的爱国情感是首要维度。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精神的核心,是凝聚民族团结奋斗的精神力量。国防教育通过历史教育让公民了解中华民族的苦难辉煌,深刻认识“落后就要挨打”的历史教训,通过形势政治教育让公民了解国家安全挑战,增强维护国家利益的自觉性,通过国防成就教育让公民了解国防建设的辉煌成就,坚定强国强军的信心。其二,树立清醒的忧患意识是重要维度。“生于忧患,死于安乐”是中华民族的历史智慧。在和平环境中,人们容易产生和平麻痹思想。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能战方能止战,准备打才可能不必打,越不能打越可能挨打。”^②国防教育就是要培养公民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使其在和平时期保持清醒的头脑。其三,涵养崇军尚武精神是传统维度。崇军尚武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是国防力量的精神根基。国防教育通过英雄事迹教育传承革命英雄主义精神,通过军事训练培养顽强拼搏的意志品质,通过拥军优属活动增强军民鱼水情,在全社会营造尊崇军人的良好氛围。其四,激发强国强军担当是核心维度。强军梦是中国梦的重要组成部分,国防教育要引导公民深刻认识强国与强军的内在统一,自觉把个人命运与国家命运联系在一起。

“四位一体”国防精神论要求坚持以国防精神铸造深厚情感,使爱国情感、忧患意识、崇军尚武、强国担当四个维度有机统一。同时在教育过程中要坚持以情感人与以理服人相结合,既注重情感熏陶又注重用科学理论武装头脑,引导公民将国防精神转化为实际行动,实现知、情、意、行的有机统一。

3. 国防素养构成论。国防素养构成论旨在回答国防教育“教育什么”的问题,认为国防素养是由国防认知、国防情感、国防意志、国防行为四个维度构成的有机整体,国防教育应当促进“知、情、意、行”的协调发展和有机统一。这一理论为国防教育的目标设定和内容设计提供了结构性框架。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培养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一代革命军人”的重要论述^③,为国防素养的要素分析提供了直接的指导目标和参照依据。现代心理学认为,态度由认知、情感和行为倾向三种成分构成^④。布

① 《毛泽东文集》第七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26页。

② 《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北京: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252页。

③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求是》2022年第15期。

④ Rosenberg M. J., Hovland C. I., McGuire W. J., et al., *Attitude Organization and Change (vol 3): An Analysis of Consistency Among Attitude Components*,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0, pp. 1-14.

鲁姆的教育目标分类学将其应用于教育领域,又提出了认知、情感、动作技能三维分类框架^①。

在上述教育心理学三维构成的基础上,国防素养构成论将公民国防素养分解为四个相互关联的维度,增加了国防意志这一维度。首先,国防认知维度是素养的知识基础,指的是公民对国防理论、常识、技能、科技、法规、心理等相关知识的掌握和理解。没有正确认知,就难以产生深厚的国防情感和自觉的国防行为。其次,国防情感维度是素养的情感基础,是公民对国家、军队、国防的情感态度,包括对祖国的热爱、对军队的尊崇、对英雄的敬仰、对和平的珍视等。情感是推动认知深化和行为实施的内在动力。再次,国防意志是国防素养的特殊维度,是国防素养的精神支柱,它指的是公民在国防问题上表现出的意志品质和精神状态,包括忧患意识、责任意识、牺牲精神和战斗精神等。意志是将认知和情感转化为行动的关键。最后,国防行为维度是素养的外在表现,是公民在国防领域的精神转化及技能表现,包括履行服役义务、掌握军事技能、参与国防活动、维护国家安全等行为。行为是检验国防教育成效的最终标准。

知、情、意、行四个维度相互联系和促进。国防教育必须促进四个维度的协调发展,建立涵盖四个维度的全方位评价体系,避免片面强调某一维度而忽视其他维度。

4. 国防教育一体贯通发展理论

国防教育一体贯通发展理论旨在回答国防教育“何时教育”的阶段衔接问题,它认为国防教育是贯穿公民一生的终身教育,各学段、各领域的国防教育应当循序渐进、螺旋式上升,形成纵向贯通、横向融通的一体化格局,其学理支撑来源于终身教育和发展心理学等理论。法国教育家保罗·朗格朗的终身教育思想认为,教育应当贯穿人的一生,各阶段教育应当相互衔接^②。皮亚杰的认知发展阶段理论^③与科尔伯格的道德发展阶段理论^④,揭示了儿童认知能力和道德判断能力的发展规律,为分阶段设计国防教育内容提供了科学依据。我国大中小学思想政治教育一体化建设的实践探索,也为国防教育一体化提供了直接的经验借鉴。

一体贯通发展理论包含纵向贯通和横向融通两个方面。纵向贯通强调各学段国防教育的有机衔接,要求根据不同年龄阶段受教育者的认知特点和心理需求,设计循序渐进、螺旋上升的教育目标和内容。在小学阶段,应以形象思维为主,情感体验的作用突出,国防教育应以启蒙为主,通过讲故事、看影视、参观体验等方式激发国防兴趣、培育爱国情感。到了初中阶段,应以认知为主,通过课堂教学与实践活动相结合的方式,传授国防知识、培养责任意识。高中阶段的国防教育应以深化为主,通过专题讲座、军事训练、社会实践,强化忧患意识和责任担当。到了大学阶段,应以提升为主,通过系统的军事理论教育与技能训练,培养战略思维和担当精神。在公民离开学校后,国防教育应通过社会教育等形式继续推进,其中领导干部通过党校培训,企事业单位人员通过职业培训,社会公众通过国防教育活动、媒体宣传和参观等形式接受教育。

横向融通强调国防教育要求与德育、智育、体育、美育、劳动教育等教育形式的有机融合。其中,与德育融通以培育思想政治素质,与智育融通就是将国防知识融入历史、地理、政治等学科教学,与体育融通以通过军事体育项目培养身体素质和意志品质,与美育融通以通过国防题材文艺作品培养审美情趣和爱国情感,与劳动教育融通就是通过军事劳动、国防实践培养劳动意识和实践能力。一体贯通发展理论要求制定贯通各学段的国防教育标准和课程体系,建立跨学段、跨领域的资源共享机制。

5. 国防教育主体协同理论

国防教育主体协同理论旨在回答国防教育“谁来教育”的主体构成问题,这里的“主体”是指全民国防教育的组织实施者,包括政府、军队、学校、社会、家庭等多元机构,这些多元主体组成相互依存、协同合作的“共生系统”,各主体应当明确职责、优势互补、协同配合,形成国防教育的强大合力。《中华

① B·S·布卢姆等编:《教育目标分类学:认知领域》,罗黎辉等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第8页。

② 朗格朗:《终身教育引论》,周南照、陈树清译,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5年,第15—16页。

③ Piaget J., *The Construction of Reality in The Child*, London: Routledge, 1999, pp. 3-4.

④ 科尔伯格:《道德发展心理学》,郭本禹等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2—15页。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教育法》确立了全社会共同参与的国防教育领导体制,规定“各级人民政府领导本行政区域内的国防教育工作”,“驻地军事机关协助和支持地方人民政府开展国防教育”,“学校的国防教育是全民国防教育的基础”,这为多元主体协同提供了制度保障。

在国防教育的多元主体协同过程中,政府作为组织者和推动者发挥着主导作用,军队作为专业力量发挥着支撑作用,学校作为教育主阵地发挥着基础作用,社会作为重要场域发挥着拓展作用,而家庭作为启蒙课堂则在协同系统中发挥着涵育作用。多元协同的关键在于建立有效的协同机制和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协同机制需要建立资源共享机制、信息互通机制、责任分担机制、效果共评机制,确保各主体之间衔接有序、运转高效。而在外部环境建设方面,需要完善国防教育法律法规体系,制定支持多元主体参与的政策措施,营造全社会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的文化氛围,形成良好的社会生态。

6. 平战结合国防教育论

平战结合国防教育论旨在回答国防教育“如何教育”的实践路径问题,认为国防教育必须坚持平时教育与战时需求相衔接、理论学习与实践锻炼相统一,在常态化教育中融入实战化要求,将和平时期的国防意识转化为战时可用的国防能力。

实践锻炼是实现平战结合的重要途径。国防教育不能停留在课堂讲授和书本学习层面,必须通过多种实战化训练形式让受教育者亲身参与、切身体验。例如,队列、战术、射击等军事技能训练可以让受教育者掌握基本军事技能;防空袭、核化生防护、紧急疏散等战时防护演练可以训练受教育者战时的应急能力;定向越野、军事障碍赛等军事体育活动可以在和平环境中培养身体素质和意志品质;而参观军营、走访老兵、基地体验等社会实践活动可以让受教育者感受到真实的国防氛围。通过这些平战衔接的实践活动,受教育者能够将书本知识转化为切身体验,将和平时期所学能力转化为战时所需。

情境模拟是促进平战融合的关键手段。国防教育面临的一个特殊问题是和平环境下难以提供真实的战争体验。解决这一问题的有效途径是创设模拟战场情境,让受教育者在接近实战的情境中进行学习和训练。因此军事训练可以设置战术情境模拟环节,让受教育者在模拟战场环境中体验资源调配、危机决策的复杂性。下文“数字化国防教育理论”将系统阐述如何借助数字化模拟创设情境,使受教育者在“准战争”状态下强化实战体验,进而提升教育的实效性与平战转化技能。

7. 国防文化传承创新理论

国防文化传承创新理论旨在回答国防教育“文化根基”的历史性问题,认为国防教育应当在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国防文化、赓续革命红色基因的基础上,与时俱进、守正创新,实现优秀传统国防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为国防教育的发展方向提供历史坐标。

国防文化传承创新理论包含“守正”与“创新”两个相互辩证的层面。“守正”的核心要义在于传承文化根脉。中华民族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形成了以忧患意识、责任担当、战略智慧、和平理念为核心的国防文化传统,这些文化基因是中华民族的精神标识,也是国防教育的根基所在。守正就是要深入挖掘这些思想精华,通过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使传统国防文化焕发新的生机和活力。赓续革命红色基因是“守正”的另一重要内涵。中国共产党在领导革命、建设、改革的伟大实践中,形成了一系列伟大精神,构成了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这些精神蕴含着坚定的理想信念、顽强的革命意志、崇高的牺牲精神,是国防教育最生动、最鲜活的教材。守正就是要讲好革命故事、传承革命传统,让红色基因在青少年一代身上得到延续和发扬。

“创新”的核心要义在于与时俱进发展。随着时代发展和国内外形势变化,国防教育的理念需要不断更新,需要从单纯的军事教育转向综合素质教育,从传统安全教育向总体国家安全教育拓展,从被动接受向主动参与转变。国防教育的内容要及时反映国际国内形势变化、现代战争形态演变、国防科技发展趋势,将人工智能、网络安全、太空安全、生物安全等新兴领域纳入教育内容。国防教育的方法也要适应受教育者的特点和需求,采用案例教学、情境教学、体验教学等方法增强吸引力和感染力。国防教育的载体要

适应信息化时代的特点,开发网络课程、移动学习资源、虚拟仿真实验等新型载体,拓展教育的时空边界。

8. 数字化国防教育理论

数字化国防教育理论旨在回答国防教育形式的技术性问题,认为应当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虚拟现实等新技术,推动国防教育向数字化、智能化、个性化转型,实现新技术与教育的深度融合,通过技术创新和模式变革为国防教育提供前瞻指引。

数字资源建设是智慧化转型的基础,它包括开发国防教育数字教材和网络课程、建设国防教育资源库和素材库、制作微视频和动画等多媒体资源、建设虚拟仿真实验室和数字化军事训练系统等方面,通过建设数字资源打破时空限制,实现优质资源的传播共享。智能服务应用是智慧化转型的核心,它包括构建国防教育知识图谱、开发智能问答系统、运用学习分析技术追踪学习过程和诊断学习问题、开发智能化评估系统实现精准评价等。沉浸体验是智慧化转型的特色优势。运用数字虚拟现实等技术,可以创设沉浸式国防教育体验环境。例如VR军事训练系统,可以让受教育者在虚拟环境中进行战术训练,体验资源调配、危机决策的复杂性;AR国防教育场馆实现实体展示与数字内容的叠加呈现,实现军事历史场景的再现,让受教育者“穿越”到重大历史事件现场,感受战争的残酷与先辈的伟大。这种沉浸式体验能够较好解决和平环境下难以提供真实战争体验的难题。

数字化平台是智慧化转型的组织形态。建设国家级国防教育数字化平台整合各类资源和服务,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区域性国防教育协作平台以促进资源共享和经验交流,专题性国防教育社区平台以支持互动交流和协作学习,并通过平台建设形成线上线下一体化的国防教育新格局。数据化评估和决策也是智慧化转型的重要功能,通过采集国防教育过程数据和效果数据,运用数据手段对教育过程进行跟踪,对教育效果进行评估,总结教育规律,诊断教育问题,建立监测评价体系,为政策制定和实践改进提供科学依据。

四、构建全民国防教育自主知识体系的实践路径

上述理论源于国防教育实践,是对实践中存在问题的理论回应。国防教育要实现健康发展,必须在把握规律的基础上不断强化理论指导。但国防教育理论建设无国外经验可循,国内探索也刚刚起步,因此,仍处于需要精心培育的阶段。国防教育自主知识体系的成熟和完善,有赖于学科建设、人才培养、平台搭建、成果转化等多方面的协同推进,唯其如此,才能实现理论建设与实践发展的良性循环。

(一)以学科建设夯实理论体系的制度根基

学科是知识生产的制度化形式,也是理论体系得以持续发展的根本保障。国防教育学是一门具有鲜明政治属性、教育属性和实践属性的交叉学科,其学科定位可考虑三种路径:一是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学、军事学等既有一级学科下设置二级学科,借力成熟学科的平台资源实现快速发展;二是学科培育发展到条件成熟时,作为交叉学科独立设置,形成更为自主的学科体系;三是将国防教育学纳入专业性学位授权点,通过研究生教育实现专门人才的独立培养。当前,南京理工大学、天津大学等高校已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下设置“国防教育学”二级学科博士点,这一探索为全国高校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学科建设的关键在于建立符合学科特点的评价指标体系。国防教育学科有其特殊性,强调实践性和应用性,因此不能套用传统学科的学术评价标准,而应将理论研究成果的实践转化成效、人才培养质量、服务国家战略需求的能力等纳入评价范围,引导学科建设始终扎根国防教育实践、服务国防教育事业。

(二)以人才培养锻造理论建设的骨干力量

人才队伍是推进理论建设的首要资源。推进国防教育知识体系建构,必须建有一支政治过硬、业务精湛、结构合理的专业人才队伍。从现状来看,国防教育师资普遍存在数量不足、专业背景单一、职称晋升困难等现实问题,破解这些瓶颈需要系统化的人才培养与配置机制。在教育体系上可尝试构

建本硕博贯通的人才培养链条。在培养方案设计上应体现学科交叉特点和实践导向要求,形成“专业核心+学科交叉+实践能力”的课程模块,突出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在师资建设上可从相关学科引进高层次人才以优化结构,支持现有教师攻读学位、进修访学,同时建立兼职师资库聘请军队专家和实践工作者。尤为重要的是,需要完善职称评聘制度,为国防教育领域开辟专门的晋升通道,让从事国防教育研究的学者有稳定的职业预期和发展空间。在此基础上,实施学科带头人、学术带头人培育工程,通过系统培育,选拔一批具有国际视野、创新能力和战略眼光的领军人才,为理论建设的持续推进奠定坚实的人才基础。

(三)以平台搭建构筑理论创新的支撑载体

理论创新需要相应的科研平台载体作为支撑。国防教育学作为新兴学科,其研究平台的搭建尤为迫切。在研究机构布局上,可支持有条件的高校和科研院所成立国防教育研究院(所、中心),推动更多高校设立相关研究机构,逐步形成覆盖全国、布局合理的研究网络。在科研项目的设置上,可在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等各级各类课题中设立国防教育研究专项或优先资助方向,重点支持基础理论、学科建设、实践应用等领域的研究,鼓励军地联合申报课题,形成协同创新的科研机制。在学术交流平台建设上,可积极创办国防教育专业学术期刊,定期举办学术年会、专题研讨会、青年学者论坛等活动。在数字化支撑平台建设上,可建设国防教育文献数据库、案例库和数据分析平台,为研究者提供便捷的文献检索、案例素材和数据支持等服务。上述各类平台相互支撑、协同发力,共同构筑理论创新的坚实载体。

(四)以成果转化彰显理论建设的实践价值

理论来源于实践,也是为了指导实践。全民国防教育理论成果的转化,可从三个方面推进:第一是转化为课程教材资源,让理论进课堂、入头脑。将理论体系的核心概念、逻辑框架转化为可传授的知识体系,开发面向不同学段、不同对象的国防教育课程,编写具有中国特色、体现理论创新的系列教材,同时配套开发网络课程、教学视频、虚拟仿真实验等数字化资源,推动国防教育课程教材纳入各级教材建设规划。第二是转化为实践指导工具,让理论能落地、见成效。将理论分析框架转化为可操作的评价工具与行动指南,研发国防教育质量评估标准、国防素养测评量表、教学设计模板和师资培训课程,为一线教育工作者提供专业支撑。第三是转化为社会服务产品,让理论走出书本、融入生活。将理论研究成果转化为面向公众的科普读物、文创产品、新媒体内容,并参与国防教育基地的规划设计与内容开发,通过多样化的社会服务扩大理论的社会影响力。课程化、工具化、产品化的转化层层递进,形成从理论到实践、从专业领域到社会生活的完整链条,最终实现理论研究与实践运用的良性互动。

The Construction Logic, Content System, and Implementation Pathways of an Independent Knowledge System for National Defense Education for All the People

Gu Hui¹ Wang Xuan²

(1. Institute of National Defense Education and Mobilization, Nanji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Nanjing 210094, P. R. China;

2. Department of Marxist Theory Teaching and Research, Zijin College, Nanji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Nanjing 210023, P. R. China)

Abstract: Constructing an independent knowledge system for national defense education for all the people is an urgent necessity. It responds to the contemporary imperative of developing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nd addresses the long-standing predicament in which national defense education has been “rich in practice but poor in theory.” It also constitutes the core

support for advancing national defense education for all the people in the new era toward greater scientific rigor, systematization, and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China possesses a long and rich tradition of national defense education—from the vigilance and adversity-consciousness of the pre-Qin period, through the struggle for national salvation in modern times, to the practice of all-people national defense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CPC)—and has accumulated abundant historical experience and institutional achievements. Yet theoretical development has lagged markedly behind both institutional evolution and practical exploration. At present, national defense education remains fragmented in content, superficial in method, and formulaic in evaluation. The fundamental cause lies in the absence of any systematic account of the inherent laws governing national defense education and the consequent failure to form an independent knowledge system with genuine explanatory and guiding power.

To this end, this paper takes “the cultivation of national defense literacy” as its central thread and “what kind of people we should cultivate, how to cultivate them, and for whom” as its fundamental guideline. Drawing on and integrating Marxist military theory, Xi Jinping Thought on Strengthening the Military, the holistic approach to national security, and theoretical resources from education, military science, political science, sociology, and psychology, it constructs a hierarchical theoretical framework composed of a value-and-goal tier and a practical-operation tier. The value-and-goal tier addresses the directional and foundational questions of national defense education. It comprises the “theory of all citizens as the subject of national defense education,” which elucidates the people-centered essence of national defense education, and the “four-in-one theory of the national defense spirit,” which reveals its fundamental value orientation. The practical-operation tier addresses the educational process and its implementation pathways. It includes the “theory of the composition of national defense literacy,” which reveals the structure of educational content; the “theory of integrated and vertically connected development of national defense education,” which reveals the laws governing the articulation of educational stages; the “theory of multi-actor synergy in national defense education,” which reveals the mechanisms of collaboration among diverse actors; the “theory of peacetime-wartime integrated national defense education,” which reveals modes of implementation; and the “theory of inheritance and innovation in national defense culture” together with the “theory of digital national defense education,” which respectively endow the system with historical depth and forward-looking contemporary vision. These eight middle-range theories are mutually connected and progressively layered, together forming a logically coherent and clearly structured organic whole.

The systematic construction and continued refinement of this theoretical system depend on the coordinated advancement of multiple dimensions—discipline building, talent cultivation, platform development, and the translation of research outcomes into practice. This entails establishing the institutional foundation of knowledge production through disciplinary institutionalization; forging specialized research and practitioner workforce through integrated, end-to-end talent cultivation; building supporting carriers for theoretical innovation through multi-tiered research platforms; and demonstrating the practical value of theory through diversified pathways of curricularization, tool development, and socialization. Together, these efforts foster a virtuous cycle between theoretical research and practical application, providing solid theoretical support and a guide to action for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national defense education for all the people in the new era.

Keywords: National defense education for all the people; Independent knowledge system; National defense literacy; Middle-range theory

[责任编辑:丁培卫 纪小乐]